

## 懷念故友郭幽

我 1968 年剛到巴黎時就認識郭幽兄 (Maurice Coyaud 1934 - 2015)。那時，他剛從美國回來。他在那邊走訪了好幾家大學。在康奈爾大學 (Cornell University) 訪問時，系里曾挽留他，他婉拒了，他覺得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(CNRS) 的工作條件，更有利於他，隨時隨地到各處作田野調查。

那段時期，郭幽兄每有學術報告，都會通知我。給我的深刻的印象，現在還記憶猶新。頭一次去聽他的講演，我就感到很尷尬。過程中，他運用了多種語言的資料，除了歐美語言外，還包括日語、韓語、越語等。他那的一口流利的日語，尤令我羨慕。七十年代，他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的一個多鐘頭的講演，一問一答，都是用日語的。

他掌握那麼多種語言，令我懷疑能否配得起作他的同事！

郭幽兄對語言富有敏感性，和一股強烈的學習不同語系的語言，以期擴闊他的視野。與諾姆·喬姆斯基 (Noam Chomsky 1928-) 的看法不同，後者把理論只建立在兩種語言的觀察上，即英語和希伯來語 (Hebrew)。郭幽兄則認為更多的數據將有利於概括性的分析。不知是否在他的意料中，當他掌握越多的數據時，他對作出遍性的推論 (generalization) 就越猶疑。這也許是他不熱衷於理論的建立，而更喜歡學習語言的原因。

他畢生熱愛學習語言。他的遺孀 Fiammetta 告訴我，他走之前，還在開始學習敘利亞語 (Syriac)，在中東一些基督教地區仍然使用的閃米特語言 (Semitic language)。

郭幽兄為人很體貼別人的困難，慷慨，但絕不顯露。他在巴黎買了兩間小居室（studio）。不是為了出租，而是用來免費招呼初到的外國學生。但他定下一條規矩：只能暫住六個月。他曾向我提供這個方便，但我所付的房租（每月 250 法郎），是包括在法國獎學金裡的，所以我只謝謝他的好意。



郭幽是他自己按姓 Coyaud 取的中文名字，音、意都很貼切，特別是那個賦有眾多語意的「幽」字，很傳神，很能反映他性格的深度。

郭幽兄的遺照

（此乃 2016 年 3 月 16 日《懷念故友郭幽》（英文本）一文的節錄）